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後山集卷十四

宋 陳師道 撰

策

策問

擬御試武舉策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

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之誓師者或曰孥戮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導者何與墨子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以罷之為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

為便而充國之算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不自賢聖詢於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嘗聞之數宅善牧川居善漁偏昧者聽徼右𤸎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便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對臣

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葢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為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鬬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足陳於王者之前當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

有不稱乃臣寡陋之罪非聖人之道有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爲之臣而莫與敵焉昔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不攻敵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於蓍龜詢於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罪以成其詞詔於鬼神諭於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教之以文懼之以

武聲之以鐘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為出不意以伐桀者葢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之臣以為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輕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於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為文王至德也夫優為之與不可已而為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也盟津之會

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為還師以待時者

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

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

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

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霸以利動利之者偽

也君子恥之夫德形於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

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

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

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為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葢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曰其克有勲刑葢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奴周之皁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大刑殺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孥或戮猶未至於

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罪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於殺則極矣傳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臯陶之善問也罪人不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為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為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然誓師而至於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同有三典施於五刑惟其宜也軍事

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
葢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於不悖示之以
刑期於不犯未足爲仁師克則鮮死爲負則多矣伸之
以威以逭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所以
爲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
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説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
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
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爲説者也昔周公作政

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使典之用捨與壞繫焉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矣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

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何所難乎至其說曰繫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為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敢為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地利

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禾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而得用也不然冦將侵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晝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於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羗

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以守臣愚以充國之計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惟臣謂武賢之議非為國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也臣謂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德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

也虜所保者衆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罪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内有盜叛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于未然收利於將来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内異譬之於家盜在内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穴垣與盜爭死况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羌屬於三輔與民雜

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與不推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罪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懐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毆之度塞限以封略羈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四裔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强

精神内守則厲邪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四裔如度外然不足計曲直較得失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為道宣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内外天之制也靜則屯戍動則振旅兵退則

已暴者為之則窮兵黷武累歲不休不可謂政强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强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於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亡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

德而賈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有事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為剌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徙降羌令居金城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

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為恥舜不以為罪益德不懐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蠢兹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武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

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
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
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
却兵家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地
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
陛下赦之

擬學士院試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

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二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寛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怠廢不舉之病宣帝

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采擇

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也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效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

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尊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逮其刑禁正人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恊于朝覲而考于廵狩小則訝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是之謂治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衞失之淫陳失之荒齊魯異變而魯衞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

謂亂夫親親尊貴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者以論齊魯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作為一代之法則隆殺焉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强自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逮晉之興而齊衰矣其時晉如小侯特屈强於魯衛之間耳而魯固暴於邾莒矣此無他地有大小人有衆寡非

政得也隱桓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强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葬諸桓之盛其不奪者幸也由是論之齊未嘗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伐齊三桓弱魯以為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漢之諸儒明不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為異說以自智或者有所傳矣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二聖之賢君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

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猶天道也政猶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鉏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

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佑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治之始也道德既明風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者葢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

脅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脅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寛而不苛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恊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為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

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退避未遑聞釋之之說則毋甚高論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是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

也其學又不可不慎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察為明以刑為義以律為法以賞罰為政而文俗之吏都卿之位言足飾人之罪文足成人之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罪趙廣漢韓延壽以怨竊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文帝之時匈奴大强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其篤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偽蒙褒賞而俗吏習為虛名欺謾以避課至以不

禁姦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黄龍有詔張敞之議尚有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效如此葢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為寛宣帝為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尚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于民間知民之苦漢吏也而行之以寛故其為治以安民為本棄嚴延年而用黄霸于定

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德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學試策問四首

問孔子盍各言爾志又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不遠志行不違言古之學也願聞二三子之志以觀德焉敬在下風

問河出積石行地萬里至趙魏而為患豈其勢之然耶自禹治水更商周至漢而為患漢之後復無聞焉至今

而為患豈其時之然耶今自小吳之決失其故道議者多矣或謂故道可復或以謂因其勢而順導之二者何施可也禹之治水其事見於書其理見于孟子諸君講之詳矣願聞其説以施於今

問水旱有常數雖堯湯不能免而談以謂能為之備也夫損上以益下非惠而不費之道而古語有之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三十年計之則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無足憂者此其所謂備耶國家承平百年之效臻此其故

何也究觀古今儒者之論富之之道無奪其時今田里之民以時耕歛則其弊安在願聞二三子之說以觀政焉

問外裔之為患舊矣詩書所載唐虞三代治外之道蓋可考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舞干羽而有苗格舜之事也以國予人太王之事也以大事小文王之事也通道蠻夷武王之事也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宣王之事也其事同而治異何也豈其時之異乎擇於數者

孰宜於今嚴尤以謂古無上策則數君子者皆非也耶文王既聖矣顧不能順之而事之何也舜既能之矣何畏乎有苗何憂乎蠻夷猾夏耶豈詩書所載不可盡信與二三子以謂如何

京東轉運司試進士策

問史稱汲黯之戇而武帝以謂近古社稷之臣何其異也黯固武帝所不悦而敬禮不衰不冠不見夫人臣而屈其主何以得之黯閉閤不事事而所臨三郡皆以治

稱楚地盜鑄不禁宜用文吏以武勝而獨用黯何也淮南君臣謂丞相可說大將軍可刺而獨畏黯黯不可說也亦不可近乎願聞其說

策問十五首

陳之為州舊矣而近歲以來以水為憂秋夏之間四顧百里不見涯涘議者以謂浚八丈之渠達之於淮可紓今日之憂而頳人不善也議者又謂頳不與陳同利共患過為異論豈其然哉願聞頳之所以不利以告有司

而定其論

君子之道同而其所以異者人異師學異術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揚子之學出於莊君平君平出於老莊韓子之學出於子與五家同出於孔氏而其說相反孔子稱夷惠而子與非之子休譽子方而毀仲尼荀卿非子思孟子揚雲下老莊荀而尊孟子退之謂荀揚大醇小疵而孔墨同道然

則孟子拒之非耶夫諸子之相非其相存耶而相違耶其屈人而自伸耶抑亦喜攻人之短與不然其有說乎二三子明於六經而通古今之志願有聞焉

政莫大於祭天地又祭之大者學者詳焉古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王者臨之父母之義也國家三歲一郊而不及地於是合祭焉元豐之間罷合祭而議北郊之禮而未及行今復合天地於大壇而禮官以為非欲修方岳之祭而有司議其費然則何施而可也其詳著之

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井田之法既失其詳而唐之制授以口分永業賦以租庸調號稱近古尚可考也夫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法異爲今之政其所先者豈亦經界也耶使如孟子之言則唐氏之制願聞其詳其戾於古與宜於今者其說有幾推而行之亦必有道吾子其毋隱焉

人生而善猶須學以成之故自唐虞三代國鄉黨家莫不有教而其教之之道後無傳焉今自京師外及郡府

皆置師弟子而又為之學以教宗子可謂盛矣夫世禄之家鮮克由禮謂其居之然也與夫自奮閭巷約身苦志明習世故者固有異矣則教之之道宜何先焉昔孔子之教先詩禮而成於樂而周官國子聽于司樂何其先後之戾耶二三子以為何如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本也東漢之末天下之士危言高行忘生以正世而李膺為之冠卒至喪身破族而國隨之亡徐孺子隱身逃世默

然自守以全其生行既不同志亦異趣君子何取焉二三子其詳言之

太史公之論六家班固之序九流知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至荀卿之非十二子則咸無取焉莊休之語道術又皆出于聖人其故何也烏有同出於道而無一可取其違戾莫甚於此豈其固相反耶抑亦各有在與折衷於經君子何取願聞其詳

史稱相必曰蕭曹將必曰衛霍何佐漢信有功矣然不

事事荒酒無度而與之等夫守而不失庸人之所能而稱賢何也青去病不學兵法以力取勝如史之稱特天幸耳安得賢二三子講之詳矣其著明之

韓非本道德而號刑名為說難而卒死之何其用之異耶李斯自謂不及非使秦用之其所成就與斯何如願聞其說

司馬遷稱子貢一出五國有變今考其詞反覆變詐好戰縱橫之士耳又稱好廢舉列之貨殖夫子貢孔門之

高弟而其行如此遷之言疑不可信考之論語以言稱而又譏其貨殖則遷之言不為妄而孔子何取焉其明辯之

商放桀武伐紂書載其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論語賢之四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取焉是非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孟子以謂伊尹伯夷皆聖人也而其所為若是之異乎豈清任之行不同如此則其所同者何也韓子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悒者也夫以

伯夷為是則武王周公舍已而從人矣以武王周公為是則伯夷行怍矣二者不得皆是也至其耻食粟而餓死豈真違世而取名者乎二三子何取焉

昔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行則患其飾智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施而可乎今欲使天下之士行而不偽言而能行其亦有道乎二三子其詳言之

孔子不居聖而亦未嘗與人也伯夷叔齊賢人也慱施

濟衆堯舜病諸柳下惠則降志辱身矣而孟子以為聖夫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異何也願決疑於二三子其詳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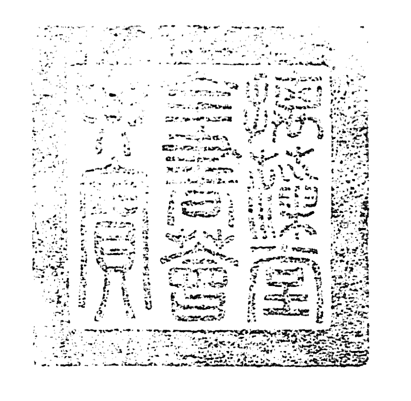
吏之近民莫如守令故選法尤謹歷歲察廉而後得進宜得其人反不稱所舉其弊何出其法何施而可也古稱得人必曰漢唐稱號循吏所舉其何人選用其何法其明著之

昔周公之為用其致君成俗則有德其傳世遺後則有

政政者法制是也故周雖衰有中材可以振起之而不卒振者無其人也後之君臣相與成國而一民功則多矣至其為治例多草創後無以守之惟管子之於齊房杜之於唐雖闕於教化而作為一代之制則幾於周不亦善乎夫文公敬仲之法略見於周官國語其詳不可推究而世變俗移恐亦難於行也而唐去今未遠其書具在尚可考也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則天下之治莫先於地法而唐之制授以永業口分斂

以租庸調學者之所知也願聞其說而施之于今何所因革推而行之以何道也其明著之

後山集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後山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後山集卷十五

宋 陳師道 撰

表 啓 祭文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

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内之上游家有刑書知而不犯地為沃野富以無求囹圄屢空枹鼓幾困人安周名之化寖成齊魯之風延見吏民問所疾苦諭以寛大之意使

無鞭朴之憂觀其歡欣見於眉宇無以為報莫知所言

中謝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寡合以記誦之學起畎畆之中以刀筆之能供州縣之役居無邑里之譽孰為先後之容況茲罪戾之餘宜在棄捐之數因緣過聽䝉被誤恩備員理官久出衆人之後奉使詔獄再為萬里之行明大義以決疑無儒者之效奉三尺以從事有俗吏之譏自知甚明人望何在豈期幸會復與選中用過其能思非所望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以神明之德當制作

之期樂與諸臣慎守成法明揚不次之位期致非常之人顧臣之愚何以為報謹當竭犬馬之力收桑榆之功明慎庻刑慰安遠俗以身許國不知蜀道之難視日近人信有長安之遠

代賀興龍節表

四序運而歲成為地之統萬物備而聖作得天之時敢忘事上之恭竊有增高之意恭惟皇帝陛下當天受命繼聖承家性成堯舜之仁躬行曾閔之孝鑒觀前載考

古義以御令退託未明順下風而問道方大冬之協律仍千載之膺期日月清明光氣充塞庶邦有衆願效忠臣之心萬年無疆請祝聖人之壽臣蒞官有守稱慶不遑永懷盛禮之行更覺長安之遠

代謝賜歴日表

敬授民時永惟王事之本欽崇天道以協陰陽之和凡爾有邦共承大賜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神明之德成天地之能盡萬物同其仁與四時合其信迎日推筴極

天地之至精叙事授方修治朝之故事臣敢不以時宣政因歲考功庻寛水旱之憂少逭簡書之責

代謝夔路提點刑獄表

三巴之險雖天下之畏途一道之權乃士倫之高選衆之所慕私以為憂中謝竊以遠之則怨人之常情寵至而憂士之深慮粗識事君之義豈敢辭難熟聞長者之言不能無懼然臣忠有餘而智短心益壯而力殫顧貪寵榮何以稱報重念臣術學無以應敵容貌不足動人

早以一經誤當公選晚緣再黜幾失明時雖已往之莫追冀方来之可補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用地之道因天而行刑賞交修功過並用稍寬罪戾復在憫憐取其一日之長付以百城之寄謹當益堅故意以濟暮年志輕萬里之行身驅九折之險宣昭聖人之化期於無刑輸竭老馬之能託於不朽

代謝賜恤刑表

皇心隱惻念及庶方天詔丁寧形於一札伏讀感歎至

于再三中謝夫以克謹常刑聞之在昔著為故事方自本朝每於災燠之時屢下寛大之詔輝光四燭囹圄一空人自不冤刑由是措伏惟皇帝陛下以不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當非常之事而有非常之功燕處清閟不忘三木之被體功施動植尚懼一夫之向隅誠意所加孰不感動德澤之下無復過差雖奉累聖之成規實自一時之至意臣職親訟獄恭奉德音實與吏民同深慶忭

代賀冊皇后表

爰歷靈辰肇修內職禮成一代風動四方中賀臣聞朝廷之治本乎家婚姻之道正乎始爰求茂族用配哲人龜筮協從人神同福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廟社謀及子孫既成天德之剛復修陰禮之助本支百世寢被周南之風壽考萬年膺受天下之養臣職當守土世受懋恩欣聞大禮之行莫預外庭之賀

代謝歷日表

君以民為心既同其樂人以食為命必謹其時爰舉舊
章以興嗣歲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學制作順民
生資堯舜之仁躬行曾閔之孝與天同德固無先後之
違繼古成能宜有始終之合臣謹當布昭寬大勸省事
功使無凍餓之憂庶有消埃之助

代賀正表

行夏之時正得三元之會祝堯之壽願同萬國之心 中
賀伏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光文協帝仁而博施盡日

月之照臨聖而不居究古今之治亂徒見成功之速莫知藏用之微臣祇領郡章親逢聖旦建四三王之禮更深（闕二字）之嗟舉千萬歲之觴徒切封人之意

代賀安西川表

奉清廟之遺策還職方之故區恩賞並行人神共慶（中賀）竊以繼志述事孝之大原取亂侮亡古之常道既重譯之來享而小醜之弗賔金鼓一鳴山石四（闕字）一斷匈奴之臂告成太平之功藏郅支之頭永為夷狄之戒伏

惟皇帝陛下勤於堯禹英類祖宗仁政而有勇功文德以立武事表四郊之道不無萬里之行舉外廷之觴更上億年之壽

代賀生皇子表

甲觀告寧天為百瑞恩言周布歡動四方中賀臣聞聖則多男人之所祝冠而生子古以為祥恭遇昌期宜有昭報上以慰兩宮之念下以為萬世之基凡在寰區舉興善頌伏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哲温恭以天縱生

知之資務日就默識之學內修法度煥然一代之文外服戎夷終見兩階之舞衆列聖之丕緒方懷燕翼之思以百姓而為心宜有子孫之福益著思齋之聖更形既醉之詩十四月而生堯已有同德之兆千萬歲而壽武願同庶物之心

代賀生皇子表

吉月令辰是生元嗣榮光休氣昭示聖期天地合符華夷交慶中賀臣聞王者之孝以繼體為先人子之心以

順親為樂惟時盛旦顯有體符闕四字將主七廟之器抱孫弄稚祈奉兩宫之歡伏惟皇帝陛下以天為心視民猶子三刑設而未用五兵儲而不陳鳥獸蟲魚咸得其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故得萬物之歡心而獲百順之顯福國勢定而加重人心安而益舒四海同聲豈特封人之祝三靈效祉不待高禖之求建昭代之盛儀弗從故事第從臣之嘉頌莫效微材

代賀冊皇后表

龜筮協從古今同貫盛儀既舉休氣來臨臣中賀竊以
三后興邦必有同心之助六朝成憲著聞積德之升惟
關睢左右之求有思齊十百之報人有所仰邦其永昌
恭惟皇帝陛下既聖不居持成如始考圖數貢盡雨露
之所濡緯地經天直陰陽之備位爰因誕聖遂建洪名
德配二宗並有照臨之意功施四海居無怨曠之聲豈
意暮年數逢盛事

代賀冊皇后表

功德兼茂禮命載崇慶自宮闈逮于寰海臣某中賀竊
惟母以子貴既三代之舊章位以次升乃六朝之盛德
惟紫庭之虛位更寶歷之累年雖聖念退抑以未遑而
天下屬望之有在嗣既自出天猶不違爰歷靈辰茂膺
大典恭惟皇帝陛下寅畏天地弘法祖宗以義勝私出
入詩書之府由今望古度越周名之風爰興舉於盛儀
用光華於聖旦室家胥慶日月增明萬物順成氣得陰
陽之備三靈錫羨壽有岡陵之崇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啓

祇奉誤恩至承重寄榮生意外媿見顔間方國家有為之時乃賢智自效之日凡在選掄之數與有太平之功惟玆庸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遠人異俗未知勸禁之方下吏淺聞莫諭天人之際宜得一時之士以為百吏之師如某少則賤貧古之愚直記誦之學豈有異聞刀筆之材未堪大用奉使五嶺才有去來之勞備員中部徒歷歲時之久勤不補拙明過其情方虞譴訶敢意僥

倖此葢伏遇某官人非求備物使得宜勞其萬里之行付以百城之寄駑駘已老未忘皁櫪之恩鶢鶋何知不識鼓鐘之樂

謝徐州教授啓

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亳州司戸參軍充徐州教授者誤膺公舉所譽過情伏讀訓詞以榮為懼惟士之於世如女之從人必待禮而後行將正身以及國唐虞在上無自獻之八元魯衛之間有歴聘之一老雖用捨之有

在乃天命之適然茍非其人則為亂俗若師道少則不敏老而無聞竊懐匹夫不奪之心庶幾君子難進之節是古之學勤而無功自好之文華而不實然賤而多藝乃孔子之不為雖窮則益堅待文王而後作既所長之無取敢有意于多求豈惟天幸之來辱在薦賢之數起於徒步名以師儒慄股汗顔不勝愧畏爝火不息幸依日月之光馬羣既空遂及駑駘之輩再念師道羈孤百出度越千生方寄食於游從期轉死於溝壑母子不保

更懐喜懼之心夫婦相望限以河山之阻惟兹五斗之禄足為十口之生追還妻孥妆合䰟魄扶老攜幼稍比於人飽食煖衣少緩其死捧檄以喜知毛義之有親倒道而行顧主偃之已老此葢某官仁而徧愛明以有容為國求才與人同樂顧羣能之畢用憫一夫之向隅方施咳唾之餘已戴丘山之重德無以報徒懐犬馬之心命茍乗時願效鉛刀之用

謝再授徐州教授啓

中臺絶望邈加天漢之光孤宦易危慄若秋霜之肅方去留之未定顧聲聞之不遑逮此踰時復伸故意昨緣如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間以重江之阻莫期再歳之逢使一有於先顛為兩塗之後悔又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于食子惟其信之既篤所以行之不疑豈意妄傳遂煩公議方衆言之成市雖百虎而可疑賴日月之並明而仁人之在上深知曲折公賜保全憐其母子之窮還以斗升之禄原恩

有自攬涕無從願為執鞭喜有逢於晏子期之異日報不後於闕文

答諸先輩啓

伏審先輩與賢闕二字待問明庭深推灾異之原論著古今之效惟義所在可舉而行歷皇覽以興嗟褒嘉言而賜第魁梧奇偉究見忠臣之心深切著明更觀儒者之效惟此得人之盛莫居吾黨之先作者七人遂空冀北之野傳之千載復聞泗上之風辱在游居與有光寵既

竊闕二字之自又當盛禮之臨感服無忘敷陳未既

代答馬狀元啓

狀元先輩祇承明問顯効至忠拳拳有愛君之心亹亹明當世之務遂更帝覽明被官思擅一代之風聲聳四方之觀聽諫而見信寧懐小禄之私言之非難更成大儒之效豈期厚貺先辱吉音向德之心非書可既

代賀門下蘇侍郎啓

顯膺明制登進東臺賢能所居位望加重成命四達衆

言一同竊以帝者不難於待任而難於知人君子不患乎富貴而患乎所立上之爲賢而下不異明之所善而實與同故邪正不亂而用究其能終始如一而人不失望不有君臣之合孰明治亂之分恭惟某官行法於身成言於德名在三君之列行爲萬世之師方其在布衣之中已有經天下之志對嘉祐之問則剌切明主議熙寧之法則違逆權臣人之所難行而甚易事之未效職其當然故身雖窮于江湖而望已在于廊廟遂膺大用

顯有丕功人欲未充此有闕文非年而化已如漢相之言三揖而升遂正商衡之任某繫官汝潁阻賀庭門實與斯民不勝至願

賀兵部蘇尚書啓

入侍邇英出司武部成命一下歡聲四來竊惟八座之崇以待二府之選章帝之眷郅壽豈惟詞藝之工文宗之用贊皇亦為登進之漸昔存故事號為美談尚書侍讀以俎豆多聞為軍旅之事以道德之老備師傅之官

偃革修文尚須伯益之贊拜章歸道益隆桓氏之風遂挽洪鈞以綏四海周登魯衛深為政事之同晉用崔温或為前後之繼公望如此私心與同致慶以還執事而候

代答南京留守巫待制啓

試守東州初無善狀奉使西道信有誤恩被聖訓之丁寧奉明詔之寬大惟此八州之衆洊更連歲之凶視凋瘵以興嗟顧凋迂而無術莫寬愛顧徒積兢慚留守待

制學以明家行為世法隱然天下之望蔚為君子之儒比事屬詞名出漢廷之右愛民憂國政居良吏之前方此有行未遑致問不圖貶損遽辱褒嘉喜懼不勝筆舌難盡

賀亳州何侍郎啓

移節近藩歷辰授職封疆相錯民素熟於寬仁條教既頒吏究知於深厚風聲四出耳目一新恭惟知府郎中

國之老成人之師表聰明好古博極天下之書簡易無

華洞是冑中之美詩高而無上語少而中徹好士得古人之風和而有别為政無當時之譽去則見思恐坐席之未温即鋒車而賜名相候旬日復見富民之稱壽考百年益隆洪興之徳某登門未久辱顧已深豈期三折之餘復失二天之庇臨書悵悵徒切傾瞻

代賀鄆州吕侍郎啓

祗奉皇俞併伸顯命復宗途之故歩分將鉞之新威凡在庇庥舉深欣幸伏惟某官百年華冑一代偉人政事

蔚乎無前文武惟其所用公忠亮直綽有先進之風愷悌清明簡在名臣之數既踐更於中外益昭著於聲猷果當新政之先重委東方之寄恐坐席之未暖即追鋒而賜還輿望所同濡筆以俟薰風戒候視政攸勤望為
廟朝更加調護

謝正字啓

帝者居尊舉要因任以責成闕二字為官擇人作新以續故必須養之有素然後求人非難恭惟祖宗之遠猷創

為館閣之清選由二府之共舉開數路以博收不為常員務在多得給太官之上膳假四部之異書加以其年孰不為用凡百年名世之士莫不由是以興而一代致平之功其原蓋出於此名雖文學之選實為將相之儲尤難其人可稱此舉如某材非適用實不迨名徒以生逢文武之興夙被父師之訓粗於翰墨小有專勤誤蒙哲匠之詳隨在勝流之數每深惟于弱質久自絶于仕途本願下鄉歿有善人之號豈期暮齒名玷薦賢之中

粗蒙一命之微已致七年之廢方睿聖之有作而公道之大行乃於斯時復與此選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但畏金根之謬顧惟忝冒有愧情顔此葢伏遇某官樂育英材修明前政以水鑑之平而邪正洞照以湖海之量而細大畢收憐其衰殘借以光寵老馬伏櫪不忘萬里之行弱羽衝風敢期百發之中感幸之至但切下情

謝胡運使啓

為吏經年以身待察既免譴逐復加薦論顧無一日之長猶有二天之覆當善而懼豈人所能竊惟甚愚莫宜于世一從底仕皆異所聞閉門自守則人以為高事上盡禮則衆目其異動而得謗語輒忤人顧一世之數奇辱衆人之譏笑自省如所人謂斯何此葢伏遇運使大夫以高世之能當東方之寄乃倉廪空虛之後而水旱流亡之餘名和氣以致祥收人材以報國謂拔十得五而可得其半故匿瑕含垢而以求其長致此下愚乃有

至聽施而無報見君子之用心得于不求全匹夫之素志謹當勉以不逮行其所知庻及後車之塵無累知人之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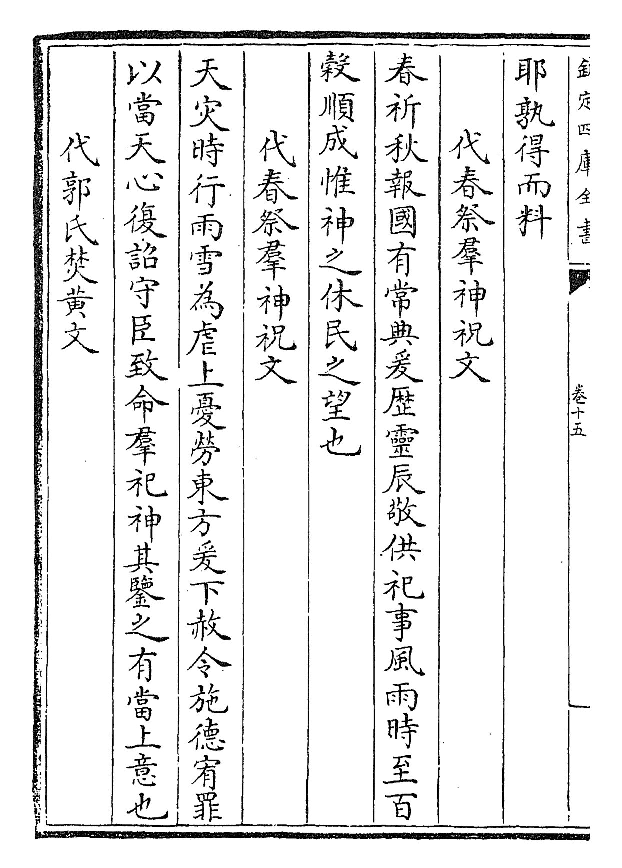
賀人及第

試藝中程造庭賜服永作鄉閭之觀豈特交游之光某欽承不遺先辱貽問其為感幸莫盡意言

代祭曹令文

嗚呼我昔與子同僚共好無從不鞭有美必詔晝而同

遊夜則更造忘形脫俗肝膽相照来必解帶寒必著帽
逐涼負火一飯百鐍鳥鳴於春秋魚可釣車馳卒奔兩
使交道討論古今攻堅接要是是非非窮極至到有無
却辱焦口爍貌落筆抵几叉驚以笑間以五字有唱斯
報騃騃逸足度謝超鮑我以喪歸子復来弔哀我病老
且拊且膏有求弗厭無得不效以子之故煙不絕竈謂
子之賢宜顯宜耄如何不良一病不瘵過我而北曾不
我告舟人有云追不及旐一觴千里寄此號呌情耶文



耶孰得而料

代春祭羣神祝文

春祈秋報國有常典爰歷靈辰敬供祀事風雨時至百穀順成惟神之休民之望也

代春祭羣神祝文

天灾時行雨雪為虐上憂勞東方爰下赦令施德宥罪以當天心復詔守臣致命羣祀神其鑒之有當上意也

代郭氏焚黄文

故事天子祀享天地同休諸臣施及存沒某年以散郎竊位於朝與有追榮之典自衛尉少卿中大夫三告子弟其所以襃郭氏之意甚寵既藏于家又焚其副書以追錫於地下則天子孝治之道亦已至矣顧惟不似何以及此惟是先大夫之餘休遺澤積厚流長故能生享其禄歿受其報則天之報施善人不為不至也故敢以告

鄉人祭張殿直文

負山之下有隱人焉行修於鄉而名昧於世豈君之澤而人之敝耶世不識君盍視其子亦教厥孫又葬以禮有銘於石以播厥美使孫子如君則不已國人之思莫以送之

祭歐陽文忠文

祭尚德而報功三代以来共之頴故有學而置師弟子員講試如法葢自公始頴之為州尚矣而良士大夫生而善其俗殁而祭於學者亦莫宜於公巽亮三聖出入

十年建明大策以康社稷是宜配食清廟而絃歌之豈特稱一邦而慰一鄉之思哉師道承命為吏有列于學援事之初敬修故事

潁州祭佛陀波利文

惟歲之初雨雪閒作吏失其職而為民憂徧于羣祀不承其休顧惟其窮敢以禮請大士哀其不辜報以如願天地開霽三辰粲然蠶桑以時穀麥布野前守蘇某以聞于朝請以大士之所居為先梵寺以侈民之敬心月

既晦矣吏其變之惟大士之此處有闕誤服妙求施且不得寧復有報而禮有所謝不敢不供

後山集卷十五

後山集卷十六

宋 陳師道 撰

墓銘 墓表 行狀 神道碑

宋處士墓銘

處士諱豫字徽之世家彭城白鶴里曾大父惟幹諫議大夫大父説贈工部侍郎父仲容駕部郎中兩娶姚氏太常少卿坦之孫治平二年年三十以卒熙寧五年從

葬大彭鄉之清東里始處士昆弟四人以行藝為名人始大其門其後伯仕不偶叔季皆早死處士亦疾廢而宋氏微矣處士始學忘寒暑寢食博聞强記而疾既病屏事絶客讀老釋氏書窮名理外死生時以詩自娛人謂處士壽矣而卒天之報施非耶既卒子童始生姚夫人年尚富以禮自誓志成其子元祐二年仕為鄧州司户參軍而夫人卒年四十八於是兒子清亦既仕矣能世其業繼其聲天之報施非耶始處士葬不及銘明年

閏月祔夫人之喪乃来請銘銘曰

宋氏之興自君兄弟孰厚其德而嗇其位謂天不臧亦

既有子歸安其居千歳之始

李夫人墓銘

夫人連昌人李姓溧水尉贈特進之子大理丞知康州

黄庾之妻集賢校理佐著作庭堅之母也初特進賢其

子不妄與人久之以歸康州佐大臣幕府持議不撓大

臣外敬内懐以故官不達夫人安之以相焉康州卒子

稚而貧矣夫人以喪還葬豫章遣子就學或勸以利夫人曰自我家及兒父時未嘗不貧何用利其後校理佐於朝名人偉士傾下之然亦以是數至者校理謝不謹為夫人憂夫人曰大者吾望汝細何憂焉夫人始封壽光校理辭所拜官進封安康郡太君元祐六年年七十二卒于東都五男大臨叔獻叔達仲熊校理其次也四女有婦行長為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賦毀壁也於是大臨為梁縣尉而仲熊卒諸子名文行而梁縣法

度之士也世以是賢夫人明年合於康州之墓在分寧
之臺平實雙井梁縣與其羣弟使来言曰先實知子子
其銘以壽吾先師道學於校理貧不自食又客焉知其
私為詳不辭而銘銘曰
婦患不德不患不能惟其身之孰不承之特進之子康
州之妻善於其身内外具宜翁姑如親夫夫婦婦盡監
其子則知其母孰汝五子雍雍如一敬而不怠以有其
室娣姒之間庸庸坦坦不愧以長覆護其短内仁族姻

外事賔客哭有餘哀室無遺帛孰不貴富以亡為存孰不老壽以死為生死而不腐何有於文我其矢之以累斯人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兗州刺史衡之曽孫始居魏之館陶五世而至鄭公辯毅慈明為唐宗臣館陶之魏始大甲於國譜又五世而至司徒闕二字之子别居歙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尚書禮部侍郎諱羽為太宗真宗三司使

十有八年而生龍圖閣直學士諱璀見徵致大功昭南邦以吏部侍郎歸老下蔡葬壽春八公山下仍父子贈太尉在名臣之數别為下蔡之魏太尉兩娶刁氏有子十一人君乃第十子也諱紹字奉之任為將作監主簿嘗知虞城縣禁捕而盜止留守下其法焉勾當合流鎮歲大饑君歎曰朝請而夕報亦不及矣振廩出以下估而後聞傍近賴之通判絳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故沈浮俗間檄縣諭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過焉後以朝

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茘子而今樂用朱桑人始病之久而徵矣不給其求而刑者衆嘉祐中有良守哀之作二詩刻石以諷君將行要貴名求者既至摹其石詩以報黠賈奪人鹽井吏數守訟不法君行而還之君孝友慎和而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有勞再登格而賞不及君亦不自告也紹聖元年二月巳未卒年五十七明年二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崇榮二國夫人而所生何氏别封旌德縣太君娶李氏左金吾衛

大將軍忠告之女封壽安縣君三子男二女嫁蔡州助教刁寶臣濠州參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曰葬銘臣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具其事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毋異也既具合宗而謀曰其誰銘晁婦曰其陳氏乎否則沒吾父矣晁載之曰士求銘於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冀乎其婦曰盍索其詞以固請乎於是汝來及余於潁水之上以請晁與余交又與俱來其何辭銘曰

魏氏再顯惟其有繼有繼有承以有其位再登公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其世揵為之政不侮不畏吏四十年良有其二事惟其常亦何以異夫人之云銘則不愧

朝奉郎魏君墓銘

朝奉郎魏君諱濤字信卿其先自魏徙徐為彭城人父吉贈宣德郎母王氏壽安縣太君元祐二年四月六日卒于家年五十七娶劉氏昌樂縣君有子曰衍紹聖三

年十月幾日葬於白鶴鄉立德里之故塋行有文行力貧以葬大父而下幾喪鄉里既共其事而師道又考次君之志行張施而石銘之君始以進士為濮州參軍賈以賂冒官族脫市版州下其事君不受其為河東從事佐經略使劉庠契丹與河東爭界而廷議欲割畀之遣使臨議庠以屬君使不能屈則臨以威君不為動於是復憲州築惠寧肅定神木三堡聲勢益張契丹亦不競也庠由是益知之謂可當贈而後使刑君獨不可使武

吏明怒僚吏郤愕君又獨曰希意順事為自計耳於公何有又况非某之能也使雖不喜而竟屈焉其知丞縣兩仇鬬而傷決遣而傷者死仇不自寃而君疑之求其故而未得死者之子訴於監司怒有惡語君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不為具獄復得其實是夕罷歸兩騎及門墜乃死驗其鄰果然其治明毅所至不寃而丞人思之至今衎常至其縣一縣之人喜相告曰吾著作之子也著作吾故官也其監圜栢鎮軍興運夫過其郛突門刼

庫君出告曰爾去家度塞父母妻子數日待還今雖挾利器懷重寳何所乎衆諭稍去遂定君生十年而喪父哭之過哀十八試禮部聞母疾而還其孝蓋天資也家產萬金委羣弟不問所在後爭分君又多予之有難之者君不荅名衍而指其書曰讀此不患貧矣君以不欺為心亦不以告人問其説曰不自欺耳而人信之徐守見而賢之數薦宰相用矣君辭或問之曰班固以事竇氏為後所笑可使後人笑我耶銘曰

魏氏隱微及君而興得價不出亦古之曾凡君之行出于不欺邑人之傳我則著之

比丘理公塔銘

紹聖元年九月癸丑比丘理公卒汝陰之薦福院年八十一臘四十三戊午葬於西郊始余為府屬聞其聲數過之與語敬焉其後去官如東都往問其疾且別於是疾久矣貌言如初既別且曰公老而疾有如盡緣我其銘公默然歸則葬矣其屬永圓既治其喪又具石以請

公名悟理趙郡袁氏子也去家居東都寶安院持律嚴密徧習相性圓教始出汝陰證悟敬焉使如瑞光又事圓照禪師久而還居薦福日誦金剛行願兩經闔户禪觀不近人事凡二十年潁人向焉晚謂禪者普仁曰明年吾往矣既望坐逝後三日而用火葢先期焉使以所誦經與所著書從葬問故曰葬有塔諸天致敬我不足當也得此則免矣既化舍利五色骨如積雪銘曰

理公諮嚴也諮諧也既平以直且學且業以究其極下席散

徒行其所難閨門謝事二十其年兩林孤圖過者敬之有經有傳以及我師

仁壽太君盧氏墓銘

夫人興化人其父建隆謂黄氏復後大謂夫人宜之以歸其子贈朝散大夫世規實生五子曰隨陶隱陞隩大夫以為材使皆就學擇師而從貧不憚遠夫人招之補洗必親焉大夫卒家益乏而夫人教益力居七年而兩子仕仲為御史殿中貳國子或使守遂封仁壽縣太君

夫人既成其子張其宗以續其世孫曾在前究樂厚養而自若也紹聖四年司業自徐徙福夫人於是年八十有二閏月甲子卒於行隨早卒陶為宣德郎先卒陞繼卒家世葬閩中於時司業擬徙睦州不克反葬乃以某月甲子藁葬於其初司業以喪過潤遇晁子補之使問銘於陳氏是夏晁子過徐致意師道對曰吾嘗屬其私是宜銘又嘗銘人之親矣其何以辭于是以書抵睦報命是秋司業以狀來師道讀之曰此吾之所聞也銘曰

昔之有云知子其父歸於大家顯有其助君舅君姑旣安且飫獨單無族弗懈弗訴上承下御不嚴以恕自約而顯不新以故有費無妄斥靡而素申之于家不成而度周而不積有求必裕人以為德不色而懼實實祇祇不銘而著何以銘之孝子之慮

法輪院主塔銘

宋苗姓宿之虹人連喪兩親顧不及報乃去家為道居徐之法輪院慶歷五年試所誦詩為比丘明年具戒遂

主院事元祐元年既老而傳四年十一月晦寢疾而逝歲七十一臘四十三元符二年三月甲子其徒法懿法珍法惠法如法堅用天竺法葬於某徐故尚法而宗相集鼓相聞講席相因學者四來於東方為盛而頞（音鄂嚴敬貌）師禪子所不至至則無所於館公始除舍修供以待其來數請師說性教而時至緣會野俗先變向於禪矣其起信廣道公有與焉余與公相游知於其葬銘以送銘曰聖有去來維緣與時法無高下悟則同歸人而有

爭棄理用情知者不言道則自明孔李二氏與釋而三一人之傳或說或參人有利否教則多門何以一之白日青天時移俗變昔法今禪孰為予奪同業而然因則然矣緣則何其有風有自爾公預之

昌樂縣君劉氏墓銘

師道既銘魏君而葬葬後再歲君夫人卒卒之三十六日合於君之墓其葬速不及銘歲之八月其子衍始撰其行與事以請將著之石而納于隧以明年之三月師

道既與為禮遂略其詞曰劉氏之先自咸陽而東留彭城其後有防娶高氏高有行能以五行逆順知人衰旺休咎子孫數十謂夫人與其女孫必大以歸君與鄭氏君諱濤卒朝奉郎而鄭丞秘書皆有封邑夫人事姑如母視諸子如生接徵如上君為濮獄掾里豪有獄因乳醫獻大珠數萬夫人不取遂絶醫君强直數事忤上官夫人諫曰子以禄為養其以行直負君文償以禄夫人不以為難君卒而家敝亦不戚視其子之學否與其客

之賢不肖以喜憂曰爾父嘗謂保身如保器但虞傷缺爾師道於是知君夫人元符元年秋從其子依沛之石氏明年二月乙酉卒年六十六其斂與歸費出石氏其葬也邑人共之夫人一子衍也來學故其葬不以銘屬人銘曰

嗚呼夫人而有衍也其學方興與其善也身立名揚親則顯也嗚呼夫人其無遠也

仲父陳君墓銘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為懐州有相者過之使視諸子謂君不宜仕慶歴中君以仕為試祕書省校書郎謂榮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鄠臨潼主簿舉監瓌之折博務皆不終謂君非不化特不宜爾何妙耶然則形骨可以知其貴賤氣色可以知其休咎而荀子非之何也元豐幾年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三女嫁李某郃敏修令為臨淄主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父前崑山丞珣葬於彭城呂柵之大塋君娶解氏光禄卿程

之女亦不終故其葬不祔銘曰

婚宦不卒則歸之天如何不淑又不得年兄弟之懷葬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子孫

季父通直郎陳君墓銘

先大父有五子君其季也諱某字粹父皇祐元年大父為三司鹽鐵副使行視河還而卒仁宗懷之官其一子七品京職復詔有司毋以為例君由是為將作監簿遷太常奉禮郎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兩丞太子中舍改通

直郎監杭楚沂三州之酒稅元豐四年年四十矣卒於下邳娶莊氏永和縣君生三女嫁段辯耿壽愷高友諒大父有世材故其子皆長于吏君所試小未足觀能否亦無傳聞然杭於今號繁劇視天府而孫威敏沈文通兩公為先後守之最某至杭問其所治莫能稱說君事沈公獨能記之由是不試知其能君無子其兄崑山丞珣用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幾日葬於彭城呂柵祔先兆之丙銘曰

材則不試生則不年天耶人耶孰知其然葬之者兄銘之者子孰畜其存而厚其死

張居士墓表

居士張隆字君道蘇之吳人以書計爲縣簿史樂聲色酒博以自放年二十八有名比邱諭以罪福真切卒然悔悟委家絶世專意釋氏衣粗食淡奉菩薩戒滋久益嚴從雍熙道場元智法師授華嚴義手具疏抄禮華嚴法華楞嚴經起信論法界顱清凉抄疏及他經凡數百

卷字一致敬又以梁懺為衆禮佛十有二焉其稱佛菩
薩號每以百萬數率衆供僧每以千計言聽事治咸以
為能曰吾非自效為作龍華之因耳日再至講所習天
台賢首二教退則禮誦跪遶繙大藏經日不絶聲身不
曠禮夜盡三更迨五而興每三八日會家衆供佛説教
以終熈寧七年十月既望年四十八矣且有厭世語遂
與其子宗永别既講還未至覺皆有至則趺坐誦觀音
號捬以如寢及席而逝嘗曰吾死用浮屠法於是火焉

明年冬至葬縣之南里妻聞氏産四男子圭崇宗永湜初居士以兩子事浮屠師既卒崇復家而宗永遂為比丘號慧嚴大師初居士竒其子故捨自其幼時有勝㑹必與俱以導其志其後徃來江湖間事圓通禪師圓通來居東都法雲以為修造主於是合衆施為殿藏閣寮前庖後寢凡費六千萬更七年而後成長者康寧一見施千萬為二佛六菩薩十八大士羣從衛之像其所為必極天下之工既成而去於是慧嚴之名行方内相傳

以為神奇而不知其所餘也顧其中有大焉而未試也
語曰知子其父果哉初居士葬不銘余與慧嚴好於其
别為次其行使歸鐃諸石以表其阡以慰其鄉之思以
啓後人其勿壞紹聖二年二月十七日江州彭澤縣令
陳師道撰

宋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饑天
子出使振業之募民粟面賜以官君於是為州助教其

先累富父齊為洋州司理參軍娶胡氏有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内外敬士而親緩急叩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則倍期而不倍息或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凡質不問當否惟所欲有來以篋使自驗而一發或疑焉曰雖妄何憚且一失不復人必不為也及疾屬其子於母兄以學度不可償與償而後者皆焚其券後其兄病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以熙寧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高氏一男

四女紹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滌諜于其宗自大父而下與君凡幾柩别葬於大彭鄉之新城村滌舉進士方質謹厚不談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巨惡人所唾駡一歎而已家雖貧不苟受將葬宗不共其費或問之曰葬吾責也使不同吾且專之而况有助乎余由是與之游始葬欲予銘而不敢請既聞而哀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而難之思曠曰車而使人憚惜何以為也遂焚之念感思曠之車之事乃書以叙之使陳諸墓古者

葬以死祭以生謂鬼有知而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之人薄祭而厚葬既封殖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而又揭於道既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其為不朽極矣雖然韓退之為銘文數十去今幾時穹石偉書顧無存者而其人之事功熣熣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豈不悖哉元符元年九月辛亥東里陳師道撰

先君事狀

先君諱某字寳之徐州彭城人大王考考諱承敏妣李氏

王考諱宗旦贈工部尚書妣董氏仙游縣君考諱洎三

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仙源縣太君慶歴元

年以外舅潁公任為太廟齋郎歴徐州之師開封府之

雍丘主簿以父憂去復為雍丘主簿忠武軍節度推官

以母憂去復為兾州觀察支使治平二年遷大理寺丞

知隴州汧陽縣神宗即位加太子中舍以殿中丞通判

金州以國子愽士通判絳州待次於雍丘熙寧九年四

月戊申卒年六十故事選人用薦者五人為京官先君罷雍丘舉者十有七人仁宗怪其多也於是顥公為樞密使務伸寒士抑勢家乃報罷其後罷忠武幕府舉者亦十餘人其上吏部如法餘不以聞也將見而舉者免乃謝兾州支使吏部奏帖而舉者還故官英宗即位始正京官君子以為有命先君罷汧陽人有薦君於宰相荆公書其姓名於便坐既至使相度百司利害久之罷歸吏部省吏謂君曰固知君不辨此善事吕嘉問其進

久矣先君善事親導意順色親無憂勞既孤讀其書過其舊館流涕不食葬其三世二十餘喪舉必親焉教養諸弟嫁娶之視其子猶子也鹽鐵槖中裝直數百萬盡以與其弟仲弟悖悍語每侵君君不校也數至京師上書又訟於有司巧誣醜詆期以中君又欲殺其子君徙妻避之不怒且怨也其後盡其産君至無以歸終不一言及坐事繫獄君數千里收其孥以歸老君為人仁而敬慎意廓如也曰行而畏人知者吾不為也常笞吏肉

潰而死終身不用小杖先君資廉儉以利交推多與人曰寧損我毋損人也所至正其圭田金州有漆林之征使視無木者罷之十去七八君為汧陽丞之秦中于闐入在幕府檄君閱其貢實還過縣見君視之曰官人在秦州謝部有獻搖手不受也既罷汧陽鳳翔人范長史請間出袖中金君避之金為州阻遠多貨吏以致富至君知有廉吏先君在汧陽人有訟其令陰事後令常畏惡之或謂君可因事以去之君曰士不畏義而畏人耶

吾知守身而已先君居官如家用財如私事無難易行無寒暑晝夜無寢食遇事叢錯人不勝其煩意益自得治獄不以考掠能得其情所至以能聞去則有思其治雍邱最久思最深見者指目聞者舉手其佐冀州守者任之州以治市人歌之先君為雍邱主簿上奏曰雍邱尉氏六縣凡田百畝賦薪以束束為錢二十文為粟三升始縣陶瓦以繕營舍使民居廢地伐薪以錢輸遂以為長久之計牧馬於其地馬人乃與民其後馬人焚其

草以肥地而賦入如故易薪以錢易錢以粟今陛下哀
畿内之民困於厚斂損其租十之三而無名之賦自如
有司不以聞是上仁而下暴也又曰軍出戍邊妻子病
無醫藥死則棄之如犬馬然咈士心害仁政宜加恤焉
先君在雍丘都巡檢使嚴酷人有告其軍變先君行令
事詒語尉曰大事不可竟衆心一動則禍大矣非静亂
乃助之也間其始事者十人得而誅之足矣然不可力
致可計得也今聲言盜發境上過其門使人諭之而云

計必遮留教其行罷吏士治行留亂人守則成擒矣既獲是夕獄具明日諭其軍曰罪人得矣餘毋恐一軍乃安先君在冀州主和糴商車合而錢竭故常閉糴居者操其權賤售而須厚價由是商者不行官費數倍君盡入之自為券以質如期而償公私便之娶龐氏潁莊敏公之女封安康郡君生三男師黯監壽州酒稅師仲前下邳主簿師道潁州教授二女淑嫁左司員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珙以元祐七年五月葬於彭城縣白鶴鄉呂

栅村

先夫人行狀

先夫人龐姓鄆成武人曾考文進妣陳氏王考格國子博士妣邢氏故事宰相追爵三世皆贈三師兩令秦魏國公楚燕國夫人考籍皇祐初平董兩省事昭文館大學士來西平南完好兩邊登降良否百職具舉其後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謚莊敏贈司空侍中始魏公宦徐潁公與曲阜孔道輔從先大父游魏公語潁公曰

陳氏子君子也必與之好潁公娶邊氏封秀國夫人樞密直學士肅之女生夫人而歸于陳氏夫人慈儉勤直茍尊矣雖貧賤必敬微矣雖貴富不下言色由是內外向之時日祭祀雖老不懈然方質不然恠神有虞氏女傳一世以為仙名人偉公皆降下之而夫人不以為可後而果然仲父侵君夫人至辱夫人之親夫人不校也其後仲父繫罪坐獄先君取其孥而夫人與之有恩及仲父死不幸旁無妻子其死事皆親焉曰先姑之私何

敢怨潁公娣弟趙氏婦及夫人居郓之東阿年七十七
而卒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始次東阿未及歩並
於商舟夜有火星如丹如槖出芒下尾墮於商舟之上
夫人之前夫人晚奉釋氏修淨土行自疾至終臥必西
向病不知人誦彌陀不絶皇祐六年潁公奏封南安縣
君嘉祐八年公薨加諸子進封安康郡君先大父諱洎
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先君諱琪國子博士通判
絳州三男子師黯光州光山令師仲河中司録參軍師

道江州彭澤令兩女子淑嫁從毋之子左司員外郎張
舜民媛嫁章珙皆先卒先君之喪高郵秦觀為銘焉而
不克葬及夫人卒以其年七月甲子奉兩親之柩葬於
彭城白鶴鄉龍山之陰先大父之兆次於是秦公在淮
江河淅之南閩越之兩界以日月之不餘不克附於先
君之銘其不肖子師道茹哀忍死敬具其大者請銘于
儒先生而書之異石置諸石之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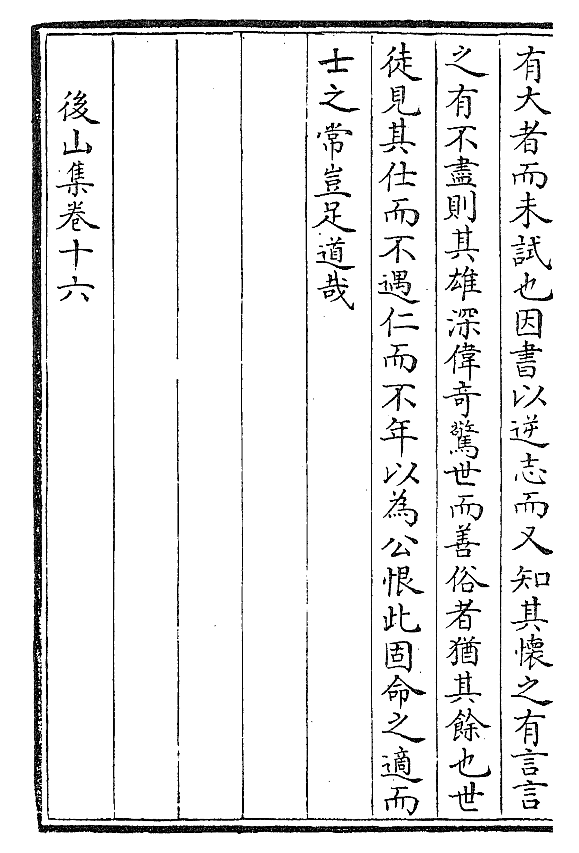
先禄曾公神道碑

寶元康定間屬羌叛亂西邊荼苦天子恤勞吏民制詔二府謀于衆庶以協大同士爭論戰守計利害以希幸潤澤於是時儒者曾公從江南來上書曰羌夷盜邊病在膚革非國之患以幸天下明年又上書曰今東宮未建置宜選宗子入侍帷幄以須嗣子之生以代皇嗣備師傅官承天而行意以定大分為萬世計是歲慶歷幾年士大夫萬（一作方）冀幸未發也故進議者皆出其後又為時議數十篇縱論天下事學者嚮之公學博而守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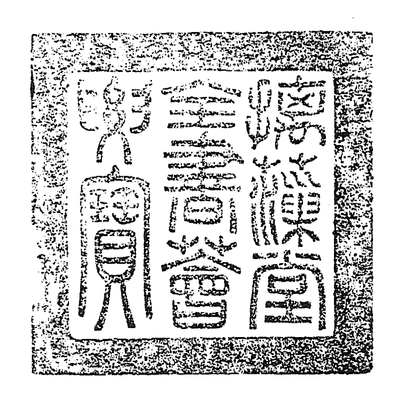
思深而見遠觀古治亂明習當世之務故其論偉然協於法義而達時之變可舉而行是時公以誣家居十餘年人知其冤哀其窮而公不自訟方以天下為憂其言後多施用言者亦自為功蒙褒顯而公已卒世皆莫知也公諱易占字不疑建昌南豐人故屬撫州以蔭為太廟齋郎歷撫州宜興臨川尉輕俠少年戒其黨與毋犯禁公之皇考治壽州其政如此而人莫知其所出夫人之所難為而公子父之所易葢人以刑而公以德能服

人之心而不知其然所以善察能否徙司法參軍遷鎮東節度推官舉監真州倉以課遷太子中允太常博士知泰州如皋信州玉山二縣興學校以進善新官守以臨衆治梁道繕置驛以奉行旅歲一登然居者未完亡者未復而賦役如平時與𠫤年等願緩一載如皐賴公保其生業而近縣不勝其弊公事親將順其志有女死家貧不能歸逆喪此有闕文以危法中公請御史出驗治仙芝坐誣公得罪而公卒不免也公祖延鐸散騎常侍祖

仁旺贈水部員外郎此有闕文凡女九人此有闕文歷七年公年六十九道病卒於南京皇祐元年葬龍池鄉清風里源頭公以子貴累贈光禄卿夫人分封夫人吴氏朱氏一封文城郡太君一封仁壽郡太君京兆文城仁壽郡太君公子舍人謂其門人陳師道公之葬既以銘載于墓中今幸蒙恩追榮三品復立碑於墓道以顯揚其芳烈明示來今是以命汝為之銘師道幸以服役奉明命雖愚不敏其何敢辭退考次其行治慨然興歎其試何小其效何大耶及讀其書又


有大者而未試也因書以逆志而又知其懷之有言言之有不盡則其雄深偉奇驚世而善俗者猶其餘也世徒見其仕而不遇仁而不年以為公恨此固命之適而士之常豈足道哉

後山集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